



一千天

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2 036 1028 0

— 千 天

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

〔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著

仲 宜 译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A Thousand Days

John F. 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Greenwich, Conn. 1965

根据格林威治福西特出版公司1965年版译出

一 千 天

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

〔美〕小阿瑟·M·施莱辛格著

仲 宜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 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75 印张 562,000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3,600

书号 3002·225 定价 2.15 元

只限国内发行

目 录

前 言	(1)
序曲：一九六一年一月	(5)
第 一 章 肯尼迪上台前夕	(10)
第 二 章 聚集力量	(39)
第 三 章 新边疆的序曲	(69)
第 四 章 拉丁美洲之行	(89)
第 五 章 争取进步联盟	(110)
第 六 章 称心如意的时刻	(130)
第 七 章 猪湾事件	(158)
第 八 章 探火神裁法	(193)
第 九 章 新方针	(225)
第 十 章 在东南亚的遗产	(247)
第 十 一 章 欧洲的对抗	(270)
第 十 二 章 柏林问题的考验	(307)
第 十 三 章 空中风险	(334)
第 十 四 章 恐怖无休止	(357)
第 十 五 章 对第三世界的新方针	(386)
第 十 六 章 东南亚的纠葛	(413)

第十七章	非洲：新的冒险	(431)
第十八章	多样性的世界	(464)
第十九章	为西半球而斗争	(499)
第二十章	又是古巴.....	(534)
第二十一章	重大的转折	(559)
第二十二章	并不宏伟的计划	(582)
第二十三章	两个欧洲：戴高乐和肯尼迪	(608)
第二十四章	谋求和平.....	(629)
第二十五章	一九六三年的秋天	(663)

前 言

本书并不是一部全面叙述肯尼迪总统任期历史的著作。这是肯尼迪任内在白宫供职的一个人的个人回忆录。

个人的回忆最多也只能提供部分情况。总统这个职位是如此之错综复杂，只有总统本人才能充分明瞭他所要应付的问题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曾打算写一部关于他这一届政府的历史。没有其他任何人能从位于中枢的、即总统这个角度，来为那些年代绘制出一幅透视图。甚至最接近他的公职人员，即当时的美国司法部长，在他哥哥死后翻阅白宫文件时，看到他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经由总统处理的五花八门的问题，也大为吃惊。

而且，一个总统的幕僚对于他所确实知道的事情，总难免要过分强调其重要性。曾做过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私人秘书的格雷斯·塔利，在评论罗斯福周围的人的著述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当中谁也不会知道，他们跟总统接触的每一分钟，总统都要独自花费一百分钟，还要跟数十个其他人再花上一千分钟——每做出一项决定之前，总统必须拒绝某些意见，临时拟出一些办法，还要对各种建议加以权衡和对比。”例如，本书主要是写对外事务，只是偶尔记述一下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国家的热情关怀和他打算在美国改善生活质量与增加机会的深切愿望。这是他任总统期间的一个令人振奋的目标，但是由于我并不经常参与这方面的事务，可谈的就不多。同样，关于肯尼迪总统同国会和党派政治的关系，也有待别人作更详尽的论述。

从总统的角度来为这一届政府绘制的那幅透视图，不幸现在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得到了。但在将来某个时候，会有一位历史学家（今天他或许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去阅读大量的回忆录和分析材料，埋头在肯尼迪图书馆浩如烟海的文件里，并试图用他那富于想象的才智来补绘那幅透视图。他是不会绘出那幅透视图来的，但他可以尽他最大的努力，根据文献并凭借自己的洞察力，把当年展示在椭圆形办公室主人面前的情景、色彩和活动重现出来。我希望本书以及在这期间出版的类似著作能有助于他的工作。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曾在肯尼迪政府中供职的同事对我的回忆作了核实和补充，我深深地感谢他们的协助。但是把过去发生的事重新贯穿起来，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十分困难的。每当我遇到有分歧的判断和回忆时，我只能尽力对文献加以推敲，然后由我自己负责作出结论。因此，作为本书的作者，我就应对文中所叙述的事件和人物负完全责任。然而我要特别感谢南希·赖利·纽豪斯在搜集资料方面所给予我的可贵帮助，并感谢格雷琴·斯图尔特在我写这本书时从各方面提供的热心而慷慨的协助。

本书是根据文件、访问和回忆写成的。我自信我所陈述的每一事实都是有根有据的，但为了不泄露内情，看来当前最好是不一一指明出处。一部加了脚注的手稿将同我自己的白宫文件一道密封，交肯尼迪图书馆保存。过了一定时期，这些材料将对学者们公开。

许多引语是从我那几年的日记中摘录下来的。在肯尼迪总统开始执政时，他就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工作人记录白宫每天的讨论。他知道，在交谈中兴高采烈地或气愤之下脱口而出的话，一旦印成文字，就会显得与原意大不相同。他提到在一九三三年抢购黄金事件期间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的一些诙谐话，曾被亨利·摩根索^①一本正经地写进日记中去了。他希望可以无拘

^① 亨利·摩根索（一八九一——一九六七），罗斯福执政时期的财政部长。——译者

无束地发表意见。因此，头几个星期，我对白宫情况的记录是零星的。猪湾事件发生之后，他说：“我希望你有这个事件的完整记录。”我说，我原来理解的是他不希望我们把任何事情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他说：“不，记吧。中央情报局肯定有自己的记录，参谋长联席会议也准有他们的记录。咱们这里最好也留下一份记录。因此，你就尽管记吧。”我便这样做了。

我所记的恐怕远远不足以表现约翰·菲·肯尼迪的为人以及他作为总统的卓越品质。但我希望本书能多少使读者了解，他曾怎样激发全国人民的心灵和才智，给青年人以鼓舞，应付巨大的危机，引导我们的社会使之有可能更为公正，引导我们的世界使之更有可能保持和平，并留下了如此辉煌的和不可磨灭的回忆。

小阿瑟·M·施莱辛格

一九六五年二月四日于华盛顿



序曲：一九六一年一月

一切都在严寒中开始。

整整一个星期以来，华盛顿的天气一直十分寒冷。接着，星期四刚过中午就下起雪来了。一阵阵刺骨的寒风吹得雪花在冰冷的街道上到处飞舞。华盛顿人不会在雪地里开车，他们让车子滑着，溜着，轮子打着空转，心里惊慌失措。到六点钟，全市的交通就都停顿了。人们把车子丢在雪堆里，低着头，把报纸围在脖子上，塞在大衣下，鼓起勇气，冒着狂风大踏步走去。雪仍在下，风仍在刮。

八点钟，年轻的当选总统和他的夫人到宪法大厅去参加庆祝总统就职音乐会。一小时以后，他们在休息时离开宪法大厅，又到国民警卫队大楼去参加总统就职庆祝大会。轿车小心翼翼地穿过迷蒙的大雪，沿着林荫道驶去。为了清除街上的积雪，沿路燃起了篝火，但这是徒劳的。在华盛顿纪念碑周围，巨大的泛光灯在白茫茫的风雪中闪耀着光芒。这是一幅怪诞而奇丽的景象。当被大雪所阻而无法开车的人们向总统的座车欢呼的时候，当选总统对他的朋友威廉·沃尔顿说：“打开车灯，好让他们看得见杰琪^①。”车子里的灯亮了，他向后靠着，读起印在音乐会节目单上的杰斐逊的第一任期就职演说。读完之后，他摇摇头，苦笑着说：“比我的好。”

午夜时分，整个城市都被大雪封住了。工人们为了第二天的游行，努力清扫宾夕法尼亚大街。士兵们用喷火器融化国会大厦

① 指肯尼迪的妻子杰奎琳。——译者

广场上就职典礼台周围的冰雪。凌晨三点三刻，当选总统在赴过他父亲在庆祝会后为他在市区举行的晚宴之后，回到他自己在乔治城的住所。他的妻子刚生过第二个孩子，还在休养期间，所以几个小时之前就先回去了。但是他发现她还醒着，由于过分兴奋而不能入睡。于是，他们就已经过去的那一天和即将来到的这一天谈论了一会儿。

将近黎明时分，雪开始停了下来。积雪铺满了房屋、树木和疾风扫过的街道。这座洁白的城市在朦胧的曙色中闪烁着微光。当选总统八点钟起床，手里拿着铅笔，读了一遍他的就职演说，然后到邻近的一座教堂去做弥撒。早在正午之前很久，人群就逐渐在国会大厦广场上聚集起来。十一点钟，当选总统和他的夫人同行将卸职的总统、副总统以及他们的夫人在白宫的红厅里共饮咖啡。他们彬彬有礼地谈着无关紧要的话。随后，他们穿着早礼服，戴着大礼帽，坐上轿车，沿着铺满积雪的街道朝国会大厦驶去。即将卸职的总统的夫人说：“你们看艾克^①戴着礼帽，活象个爱尔兰人。”

这时，蔚蓝色的天空中，万里无云。广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但是风还没有止住，气温刚达到零上二十度^②。等候着观礼的人们挤成一堆，浑身在哆嗦。他们穿着毛衣，围着围巾，裹着毯子和睡袋，跺着脚御寒。人们焦躁地望着显要人物在台上慢条斯理地各自就位。在当选副总统走上台时，一个戴着宽沿牛仔帽的人高喊道：“永远支持约翰逊！”当选副总统对这一喊声微微点头示意。正午过去了，就职典礼却还没有开始，人们不耐烦地踱来踱去。当选总统开始从国会大厦走上就职典礼台时，司仪叫他再等一等。然后，十二点二十分，他出现了。观众鼓掌鼓得浑身热乎乎的。

① 指艾森豪威尔。——译者

② 指华氏，约等于摄氏零下七度。——译者

红衣主教用低沉的声音念了一篇冗长的祝祷词，观众十分克制地静听着。他们以羡慕的心情瞧着读经台下由于电线短路而袅袅升起的蓝色轻烟，因为有火的地方必定有热。特工处处长却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那股烟，生怕整个就职典礼台会着起火来。他曾三度要下令让人们离开典礼台，但每次都忍住了。过了一会儿，烟灭了。特工处处长暗自思忖：他的处就要进入一个护卫这位健壮的、无所畏惧的新总统的新时代了。

台上，那位老诗人在凛冽的寒气中呼出一团团的白气。当他走到前面讲话的时候，眩目的阳光和白雪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他从稿子上念了三行诗：

艺术家蒙受召唤，
参与国家庄严大典，
理应致词庆贺祝愿。

接着，他停下来说：“这里的光线太晃眼了，我看不清。”当选副总统举起自己的帽子给这位老人遮着阳光；罗伯特·弗罗斯特^①还是看不清，没有能够把下面的诗念完：

盛典使人人预见，
繁荣昌盛的时代即将来临，
强大的国家自豪地前进，
怀着跃跃欲试的勃勃雄心。
我们怀着对自由的坚定不移的信念，
任凭世界风云变幻不定。
一个充满力量和诗意的黄金时代啊，
从今天正午开始运行。

他没有念上面这几句诗，却说：“这本来是一首诗的序曲。那首诗我不必念了。”接着，他就背诵了《毫无保留的献身》——

^① 弗罗斯特（一八七五——一九六九），当代美国诗人。——译者

“在我们属于这个国家以前，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我们了。”
——但把最后一行改为：

我们把我们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
这个向着辽阔的西部发展的国家
（献身的誓约就是一场场的浴血苦战），
但是它还不曾载入史册，始终保持朴实无华，
过去它是如此，今后也将永不变化。

差九分钟一点，首席法官走上台来主持总统宣誓就职典礼。当选总统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面前摆着一本打开的杜埃^①版《圣经》，这是菲茨杰拉德^②家祖传的一个古老版本。他用坚定的语气应答着。最后，他开始发表就职演说，他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希望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都能同样地听见我此时此地的讲话：火炬已经传给了新一代美国人。这一代人是在本世纪出生的，经受过战争的锻炼，在艰难而又痛苦的和平时期受到了陶冶，他们为我国悠久的传统感到自豪。”接着，他用铿锵有力、充满和解与希望的语调继续讲了下去。他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们双方都要记住：礼貌并不是软弱的标志，真诚永远需要验证。我们决不要由于害怕而去进行谈判，但我们也决不要害怕谈判。”未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所有这一切不可能在最初的一百天里完成，也不能在最初的一千天、或者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完成，甚至也许不能在我们生存于这个星球上的期间内完成，不过，让我们开始吧！”“漫长的黎明前的斗争”的重担落到了我们这个民族和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因此，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要问你们能为你们的国家做

① 法国地名。一六〇九年，英文版的《旧约》曾在那里发行。这是天主教认可的唯一版本。肯尼迪一家人信奉天主教。——译者

② 菲茨杰拉德是爱尔兰的望族。肯尼迪的外祖父姓菲茨杰拉德，是由爱尔兰移居美国的。——译者

些什么。”（这天早晨，他在审读这篇演说稿的时候，把“将”字改成了“能”字。）他的结束语是：“全世界的公民们，不要问美国将给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掌声热烈而经久不息。总统离开了典礼台。他那年轻的妻子在国会大厦等着他，低声向他说：“啊，杰克，多么了不起的一天啊！”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脸。这时，庆祝总统就职的游行队伍冒着下午的严寒开始行进，第三十五任总统的史诗——正象沃尔特·惠特曼^①会说的那样——开始了。

^① 惠特曼（一八一九——一八九二），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译者

第一章

肯尼迪上台前夕

我初次认识约翰·菲·肯尼迪，要回溯到二十五年前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年代。他的哥哥小约瑟夫·帕·肯尼迪是我的同班同学，是个自信而喜欢交际的青年，他那爱嬉闹的个性，使一切愁云为之一扫。看来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虽然人们在他身上还看不到象他的弟弟约翰和罗伯特后来所表现的那种内向的和善于思考的素质。但是我对他一向不大熟悉。他是个勇敢的人，在战争中阵亡了。

约瑟夫和我念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的弟弟约翰就到坎布里奇^①来念大学一年级。在那些日子里，一年级新生每年春天都要举办一次限于男性参加的社交集会；而一九三七年的新生社交集会，因为有从百老汇和好莱坞来的天才济济一堂，就使以往历届新生举行的社交集会大为逊色。听说这次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年轻的约翰·肯尼迪。连高年级的同学也对此印象很深。我有时在校园中见到他，但是不记得是否同他交谈过。约瑟夫和我是在一九三八年从哈佛大学毕业的，约翰则在两年以后。

我对于约翰·肯尼迪的第二个回忆，要追溯到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伦敦。那时飞弹老在头上呼啸，一天，我在《纽约人》杂志上读到约翰·赫西的一篇关于他在太平洋上历险的朴素描述。一九四六年，我听说他已经回到波士顿竞选国会议员。后来，他经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附近的城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后文的坎布里奇派即指这两个大学出身的人。——译者

民主党提名在包括坎布里奇在内的第十一区中竞选众议员，然后被选上以填补詹姆斯·柯利由于再度担任波士顿市长而出现的空缺。当年冬天，肯尼迪和我在华盛顿恢复了——或者说开始了我们的交往。在他担任总统职位以前的那些年代中，我不时地见到他，到了五十年代的最后几年，见到的次数就越来越频繁了，虽然我还不是他的一个知心朋友（如果说肯尼迪除了他的家属以外确实还有真正的知心朋友的话）。

那些年头，我才开始更多地了解到他那种隐藏在克制和尖刻外表下面的思想和感情的复杂性，但也只是比以前了解的略微多了一点。肯尼迪对交朋友是有特殊才能的，因此，他结识了多种多样的朋友；他的才能的一部分，就是使每个人都有一种感觉，以为只有自己才理解肯尼迪的内心秘密。他的朋友来自各个阶层——有乔特和哈佛两个学校的朋友，有海军中的朋友，有棕榈滩和纽波特的社交界朋友，有爱尔兰裔的朋友，有担任参议员的朋友，有知识分子的朋友——每一阶层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最接近肯尼迪这位中心人物。但是肯尼迪却使这些阶层的人士彼此不发生关系，把他们全都兼收并蓄，而又使他们都莫测高深。最大限度的自我克制是他获得魅力和力量的一个源泉。

一 肯尼迪的家庭

所有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呢？当然，答案的一部分在于他所受到的教养。他出生的那个家庭，是个温暖而活跃的大家庭。没有必要去把肯尼迪一家人说得天花乱坠。正象别的家庭一样，它也有生活紧张的时候。年轻的长子约瑟夫·肯尼迪比起别的孩子来是又大又壮；他是儿童中的领袖，而为了执行领袖的任务，偶尔也有些霸道。毫无疑问，约翰·肯尼迪是常常被他的哥哥支使来支使去的。但是，比起大多数的家庭来，肯尼迪一家更多地受到爱的维系，这种家庭之爱使所有的子女都有一种基本的信任。

这个家庭以其微妙的和无法比拟的团结一致，培养了一种竞争、独创和忠诚的能力。

此外，它是一个爱尔兰裔的家庭。再没有比根据假设的民族特征来解释一个人更危险的事了。在许多方面，肯尼迪都同老一套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大不相同。他沉默含蓄，雍容华贵，书生气十足，而又温文有礼——的确是更接近于年轻时的索尔兹伯里勋爵^①，而不大象年轻时的艾尔·史密斯^②，或就这方面而言，也不象年轻时的约翰·F·菲茨杰拉德^③。然而，爱尔兰人的气质在他的性格中仍然是很重要的因素。这种气质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来——挖苦人的才能，突然发出的使人愉快的幽默，对于政治的兴趣，对于语言的爱好，对于历史的浪漫感，欣赏体力的勇敢，坚韧不拔，爱好生活，把生命看成是喜剧也是悲剧。

这就使他对于美国的社会有一种独特的看法。肯尼迪一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虽然都有很好的建树——约翰的外祖父曾经两次出任波士顿的市长；他的父亲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在看重门第的波士顿城里，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不巩固的；他们的家庭还能回忆得起来，在不太久之前，作为一个爱尔兰人，就要受穷和被人殓以闭门羹。约瑟夫·帕·肯尼迪是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决定要改变这一切。他的愿望是冲破重重障碍，使社会完全承认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的地位。他在企业上的成功帮助了他；他不久就发现，金钱会使人们不计较一个爱尔兰的名字，虽然这种情形在波士顿还不象在别的地方那样灵验。金钱也使他能把几个儿子送到象乔特·密尔顿和哈佛这样的地方去受带有保护色彩的教育；金钱还使他能够为他们一辈子的生活大开方便之门。但是比金钱还重要的是他给子女的教育——

① 英国保守党领袖，一八八五年后曾三次出任首相。——译者

② 即艾尔弗雷德·伊·史密斯（一八七三——一九四四），美国民主党政客。

——译者

③ 约翰·肯尼迪的外祖父，一九〇六年曾任波士顿市长。——译者